元秘史注

只兒斤卽朱里
與之對音法兒
別女卷七

元朝祕史卷八

那遍將客列亦惕百姓屈下，各各分了。因孫勒都歹種

的人塔孩把阿禿兒，

卽前文四卷之塔乞也。又四卷亦作塔孩，又作答孩

太祖處有恩的上頭

前文四卷答孩同速客該往王罕處告，卽位有功，

與了一百只兒斤百姓。

本王罕勇士合答黑吉所管也。後文九卷以此百姓

與豁兒赤作萬戶，稱阿答兒乞等百姓，卽此。

再王罕弟札合敢不有二女，長女名亦巴合，太祖自娶

了。

後文十卷以阿失黑等二百八爲從嫁其後以亦巴合賜主兒扯歹。按元史后妃表凡位號三十九人無亦巴合。則亦巴合未正位號時。即已賜與主兒扯歹。故后妃表據歲賜錄收載而無此人

次女名莎兒合黑塔泥。與了拖雷。

元史睿宗列傳曰睿宗景襄皇帝諱拖雷。太祖第四子。太宗母弟也。元史語解及源流均作圖類又元史卓沁台列傳曰乃蠻滅兒乞台合兵來侵諸部有陰附之者不虞太祖領兵卒至諸部潰去乘勝敗之卓

沁台併其主札哈堅曾及二女以歸諸部悉平與札哈堅曾盟而歸之史稱札哈堅曾即札合敢不之對音然與本紀又雜出紀云克烈部札阿紺孛來歸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札阿紺孛即札合敢不此二女据卓沁台傳則是併得據祕史則是來降當是王罕敗後勢窮獻女求盟耳

爲那般將札合敢不的百姓不曾敎虜了。

太祖再於巴歹乞失里黑二人行將王罕的金撒帳並鋪陳金器皿及管器皿的人盡數與了。

又將客列亦惕汪豁眞姓的人

按[illegible]洪皓松漠紀聞所云[illegible][illegible]脫酒也

汪翁這姓即汪古惕也前文七卷及本卷後文均有汪古惕種語

就與他兩個做宿衛的教帶弓箭飲酒時又許他喝盞

按輟耕錄曰天子凡宴饗一人執酒觴立於右階一人執拍板立於左階執板者抑揚其聲贊曰斡脫執觴者如其聲和之曰打弼則執板者節一板從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於是衆樂皆作然後進酒詣上前上飲畢授觴衆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之官謂之喝盞蓋沿襲金源舊禮至今不廢諸王大臣非有賜命不敢用焉斡脫打弼彼中方言未暇考

求其意。

直至子孫行。教自在快活。厮殺時搶得財物。打獵時得的野獸都不許人分。盡他要者。

二人本也客扯連之奴婢。故與豁除屬籍也。

太祖又說。一則是他二人救了我性命。一則是長生天護助的上頭。將客列亦惕種人屈下了。得至大位。子裏坐。久後我的子孫。將這有恩的道理。常常知道者。於是將客列亦惕諸姓。每都分與眾伴當。

元史兵志。有喀喇衞。喀喇即客列對音。蓋因客列亦部降人編入兵籍也。

那冬.就在阿不只阿闊迭格兒地面住了.

下文有從阿卜只合闊帖兒格起去.至客勒帖該合荅地行.則知此為王罕黑林左近之地.暫時於此過冬者也.上文四卷有迭列秃口子.六卷亦云帖列格秃口子.則此文迭格兒與下文帖兒格.皆山之口子也.山名阿不只阿闊.其山口坦平.可屯紮處矣.

王罕父子二人.轡身走至的的克撒合勒地面.涅坤水處.

絜元史太宗紀九年春.獵於揭揭察合之澤.憲宗紀三年帝獵於怯蹇叉罕之地.元史語解於此兩文均

改爲齊齊克察罕是兩地實一名文皆與此的的克撒合對音此地既有涅坤水則當在王罕所居黑林之西傍鄂勒昆河之水處也太祖往日從斡難河到王罕黑林止言土兀剌河不言鄂勒昆河此必一度土拉河即到不煩更度鄂勒昆河故耳此次太祖襲破王罕自東而來王罕父子敗走必望西而遁當度鄂勒昆河此河之東有地名的的克撒合勒也考元太宗建宮殿於和林以後兩朝皆常獵於齊齊克察罕知此地在和林之西也涅坤水即鄂勒昆河對音水道提綱曰鄂勒昆河原有二一出杭愛山尾南麓

偏西十四度五分.極高四十七度.東南流曰姑洛河.曲曲二百里.南源自西來會南源出鄂爾吉圖都蘭喀喇山.亦作威者伊圖都蘭喀喇山.即大黑山.在杭愛山之南八十餘里.源又有二自北麓東南流曰阿木勒稽烏林塔河.西十四度六分.極西卄六度八分.亦作烏里雅思他河.此地元時屬和林.疑烏林烏里皆和林音之轉也.二一自東麓東流百里而合.又東百餘里與姑洛河會.始曰鄂勒昆河.[illegible]

王罕行得渴了.將入去飲水.被乃蠻守當的人.韶里速別赤拏住.自說我是王罕.哨望的人不信.將他殺了.

本紀曰汪罕出走路逢乃蠻部將爲其所殺案王罕與乃蠻戰敗後盜自色楞格河以西皆爲乃蠻所奪其始與太祖攻乃蠻時直至合科布多爲界皆王罕地故數千里無梗阻此時在鄂勒昆河便爲乃蠻哨望人所殺職是故也

桑昆此時在外不曾入去以此就往川勒地面去了

唐書曰貞觀十四年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初麴文泰聞唐兵起曰唐去我七千里而沙磧居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及唐兵臨磧口憂懼發病卒子智盛出降以其地爲

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左屯衛將軍姜行本勒石紀功
按此碑在今哈密北之南山口內松樹塘上則沙磧
二千里者此卽祕史之川勒矣後文十五卷云川勒
地面無水止有野獸此桑昆所以致渴也以本紀考
之則川勒當是西夏地
至川勒桑昆與伴當闊闊出并其妻一同尋水喫
卽四養子之一也舊在札木合營所得其後當是隨
札木合去又投王罕部下故爲桑昆伴當也四養子
惟孛羅兀勒成四傑次則失吉忽禿忽爲斷事官乎
金國古出亦委付與太祖弟斡赤斤惟闊闊出不終

當古人同名者多矣
何以知其為養子之一
不知太祖九十五功臣
中固有闊闊出耶

爲太祖所戮。

因見野馬被蠅蟲咬著。

劉郁西使記曰有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

陳誠使西域記曰塞藍夏間草上生黑蜘蛛甚小噬人徧體皆痛六畜被傷者多死。

桑昆下馬將馬教闊闊出拏了。潛往欲射中間被闊闊出牽馬走了。

本紀曰亦剌合走西夏日剽掠以自資既而亦爲所攻走至龜茲國國主以兵討殺之按龜茲國今庫車也。

其妻說在前.好衣服.好茶飯.曾與你喫穿.如今正主上,
如何那般棄了.就立住不行.闊闊出說你不行.莫不要
嫁桑昆.其妻說.人雖說婦人是狗面皮.

越語曰.雖醜然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婦人從人不尚
節義.故有此諺.

你可將這金盂子與他.教尋水喫.闊闊出遂將金盂子
撇下了.與妻同來太祖處.將棄了桑昆的緣故.都說了.

元史閔本傳曰.拜住始祖哈里巴.封河東公.事王罕.
太祖取王汗.收諸部落.引數十騎.馳西北方.太祖使
人追問之.曰.昔與皇帝同事王汗.王汗今已滅.欲爲

之報仇則逆天不祥欲改事帝則有所不忍故避之遠地以沒吾生耳元史類編不忽朮傳曰祖海藍伯嘗事克烈部可汗克烈滅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與帝同事可汗今既亡欲爲報仇則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則心有所不忍遂去莫知所之海藍伯卽哈里巴對音也桑昆有哈里巴而不用乃與闊闊出爲伍安得而不亡哉

太祖說這等人如何教他做伴遂將他妻賞賜將闊闊出殺了

元史朮赤台傳曰朮赤台孛佉台佉台孛端眞拔都

按此文賞賜者乃阿闊出之妻非亦刺哈之妻此處似宜再加一二語否

兒太宗時與亦刺哈台戰勝帝即以亦刺哈妻賜之

按太宗當作太祖若太宗則未及與亦刺哈戰亦刺哈即祕史桑昆也蓋賞闊闊出之妻與以桑昆妻配走兒扯歹之孫同時矣王罕既亡太祖之國自是與

乃蠻鄰

乃蠻皇帝塔陽的母古兒別速說

元史地理志曰吉利吉思者初以漢地女四十人與阿速之男結婚取此義以名其地南去大都萬有餘里相傳乃蠻部始居此長一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東北有水曰玉

須皆巨浸也會於謙而注於昂可剌北入於海俗與諸國異其語言與畏吾兒同廬帳而居隨水草畜牧頗知田作遇雪則跨木馬逐獵土產名馬白黑海東青按史文敘乃蠻未南遷之地在今俄羅斯邑楞格河之西岸昂可剌河之上游此爲乃蠻始居若是時乃蠻建庭在今阿爾泰山乘王罕敗後擴境至於杭愛今土謝圖汗三音諾顏部皆往日王罕之地而是時已爲乃蠻得之所以前卷與乃蠻戰以科布多爲戰場此時與乃蠻戰反在東數千里而以杭愛爲戰場也魏默深不明其故妄疑元代和林乃乃蠻王庭

蓋讀祕史不熟不知其所緣起耳塔陽元史作太陽罕源流作遂延汗乃蠻王亦難察之子也亦難察死其子塔陽嗣爲汗

王罕是在前的老皇帝

据此言知王罕盛時乃蠻嘗爲役屬

取他頭來看認得果然是呵祭祀他遂差人往豁里速別赤處割將頭來認得是王罕於是動着樂器祭祀他祭時王罕頭笑了塔陽見笑以爲不祥就踏踐碎了有可克薛兀撒卜剌名字的人說

前擄王罕桑昆妻子百姓者也

死人的頭您割將來卻踏碎了。如今狗吠的聲又不好

了。在前您亦難察必勒格皇帝曾說

前文有察阿孩領忽之子想昆必勒格又桑昆分付

必勒格別乞將旄纛立起則必勒格者貝勒對音也

我老了。這婦人年少。

亦難察既稱其妻年少則古兒別速或塔陽之後母

兒子塔陽又柔弱是我禱神生來的久後恐將我多百

姓守不得這般說有來況而今狗吠有將敗的聲音

外蕃畜獵犬每有獵獲犬必先知蓋得氣之先者

然則鳴聲或噍殺哀促惟彼地能驗之

再文達、家文並作
化臘
乃蠻人納入也日中
又家古義材

夫人古兒別速行的法度嚴峻.我塔陽皇帝又柔弱.除飛放打獵之外.別無技能心性.說了.

元史兵志曰.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冬春之交.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爲遊豫.謂之飛放.故鷹房捕獵.皆有司存.

再後塔陽說.這東邊有些達達.將在前老王罕

據此語及後文.莫不是達達氣運來了.則專以蒙古爲韃靼.乃蠻蓋非韃靼類.王罕已死.桑昆逃西夏.亦必僭號.故稱曰老王罕.

教倚箭號得走出來.死了.看來他敢要做皇帝麼道.天

上只有一個日月.地上如何有兩個主人.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漠北亦有此語.

如今咱去將那達達取了.其母古兒別速說那達達百姓歹氣息.衣服黑暗.取將來要做甚麽.教遠有者.若有生得好婦女.將來教洗浴了.擠牛羊乳.阿中有.塔陽說那般呵.有甚難.咱去將他每弓箭奪來

可克薛兀撒卜剌黑聽了塔陽的言語.歎息著說.你不可說大話.這話你再休說.塔陽不聽.遂差脫兒必塔失做使臣.去對汪古惕種的主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說

汪古惕部.舊役屬於客列亦惕部.上文云將客列亦

惕汪豁眞姓的人與巴歹乞失里二人做宿衞是也忽里猶曰部長也元文類二十三有閻復撰駙馬高唐忠獻王闊里吉思碑始祖卜國汪古部人世爲部長則此部乃卜國之子孫也輟耕錄氏族篇色目有三十一種而雍古歹居其一則非蒙古族類也此時王罕已滅而汪古氏宗族來降此忽里之官名曰阿剌忽失的吉太祖仍命其領彼部族也故曰汪古惕種的主知忽里爲部長之名者金封太祖爲札兀忽里故知忽里是蒙古語部長之名本紀曰乃蠻部長太陽罕遣使謀於白達達部主阿剌忽思即此事也

這東邊有些達達每你做右手

翼其煽動客列亦部降人爲內應以助之

我自這裏起程可將他弓箭奪了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回說我做不得你右手卻使人去對太祖說乃蠻的塔陽要來奪你弓箭教我做右手我不曾肯從我如今提省你若不隄防恐來奪你弓箭

元文類二十三閻復駙馬高唐王闊里吉思碑即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之曾孫也碑云亡金塹山爲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惕吉忽里一軍扼其衝太祖聖武皇帝起朔方併吞諸部有國西北曰帶陽罕者遣

近代按祕史之脫兒必塔失即禿里必答思此時爲太陽罕之使者也而碑以爲忽難輸傳各與此史異似宜加按語以正其失

使卓忽難來謂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汝能爲吾右臂朔方不難定也阿剌兀思料太祖終成大事決意歸之即遣麾下將禿里必答思齎酒六榼送卓忽難於太祖告以滯陽之謀時朔方未有酒醴太祖祭而後飲舉爵者三使還酬以馬二千蹄羊二千角上詔忠武興日吾有天下矣汝之報天實鑒之且約同征滯陽會於某地忠武先期而至旣收滯陽下中原復爲嚮導南出界垣留居鎮守爲疇昔異議所害詔追封高唐忠武王

此時太祖正在帖麥延客額兒地面圍獵

本紀作帖麥垓川元史以水名之也圍獵必在山祕史以山名之也

知了這話就圍獵處與眾人商量多說馬瘦如何可好

斡惕赤斤說

即太祖弟帖木格也以後均止稱斡赤斤

您如何推辭馬瘦我的馬卻肥既聽了這等說如何坐得住

本紀曰皇弟斡赤斤曰事所當爲斷之在早何可以馬瘦爲辭

別勒古台又說若生時被人將弓箭奪了呵濟甚事男

子死呵，與弓箭一處，豈不好。如今乃蠻恃其國大民衆

敢發大言，我可乘此奪他弓箭何難

本紀曰，別里古台亦曰，乃蠻欲奪我弓矢，是小我也。

義當同死，彼恃其國大而言誇，苟乘其不備而攻之，

功當可成也。

咱去呵，他多馬群，必安然撇下，房屋空了，百姓必皆逃

入山林，咱如今便可上馬。

別勒古台說了，成吉思說，是自闔獵處回來，從阿卜只

合闊帖兒格地面起去。

自去冬在阿不只阿闊迭格兒住，今從此地起營去。

此合南合河乃合入土拉河之喀魯哈河非太宗之合勒合河也

雖異文實一地也帖兒格是此山之口子矣.

至合勒合河斡兒訥兀地的客勒帖該合答地行下了.

合泐合河斡兒訥兀前文七卷忽亦勒荅兒葬處本紀曰帝駐兵於建忒該山建忒該卽客帖該對音合荅山也山名客勒帖該其地在合泐合河之上蓋今喀爾喀河南岸是其處.

將自己軍馬數了.

元史兵志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

立千百戶牌子頭

元史兵志曰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

衆寡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鬭下馬則屯聚牧養長萬夫者爲萬戸千夫者爲千戸百夫者爲百戸

設六等扯兒必官

扯兒必宿衛官也一作闊里必見元史伯八兒列傳一作闊利必見西遊記後文十一卷亦作扯兒賓元史兵志曰宿衛者天子之禁兵也方太祖時以木華黎赤老温博爾忽博爾朮爲四怯薛領怯薛歹分番宿衛夫屬櫜鞬列宮禁宿衛之事也用之於大朝會則謂之圍宿軍用之於大祭祀則謂之儀仗軍車駕

巡幸用之則曰扈從軍守護帑藏則曰看守軍或夜以警非常則爲巡邏軍或歲漕至京師用之以彈壓則爲鎮遏軍六等似即指此

都委付了又設八十個做宿衛的人七十個做散班其選護衛時於千百戶并白身人內子弟有技能身材好者充之

輟耕錄曰國朝鎮殿將軍募選身軀長大異常者充凡有所請給名曰大漢衣糧年過五十方許出官兵志曰凡怯薛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序所當爲即襲其職以掌環衛雖

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爲一品官。
又教阿兒孩合撒兒選一千勇士管著。
自忽亦勒荅兒死後遂以阿兒孩代領忙忽惕。
如廝殺則教在前平時則做護衛斡歌列扯兒必
即孛斡兒出之弟斡歌連
與忽都思合勒潺。
巴魯剌氏與忽必來同族。
將七十個散班一同管了。
成吉思再說帶弓箭的人并散班護衛廚子。
元史兵志曰侍衛帶弓矢者曰闊端赤蒙韃備錄曰。

在左右帶弓矢執侍驍勇者曰護衞兵志曰親烹飪
以奉上飲食者曰博爾赤
把門人等
兵志曰司閽者曰八剌哈赤
教日裡入班來至日落時將管的事物交付與宿衛的
出去宿者若管馬的守著馬
兵志曰典車馬者曰兀剌赤莫倫赤
宿衛的房子周圍宿守門的輪著門口立至次日抬湯
時卻入來管自己的事物每三日一次交換
兵志曰凡宿衛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爾忽領

之爲第一怯䪁亥子丑日博爾朮領之爲第二怯䪁

寅卯辰日木華黎領之爲第三怯䪁巳午未日赤老

溫領之爲第四怯䪁

那管的千百戶扯兒必等也各委付了

鼠兒年四月十六日成吉思祭了旗纛去征乃蠻迎着

客魯連河行了教者別忽必來（本紀作虎必來哲別）二人做頭哨

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遇着乃蠻在康合兒合山頭哨

望的

本紀曰太陽罕至自按台營於沆海山今案按台即

阿爾泰山之對音今謂之杭愛山者也水道提綱曰

西北諸山皆以阿爾泰山爲祖支峯綿亘北漠東爲杭愛有色楞格鄂爾渾諸河東南挺爲肯特爲大興安有黑龍江克魯倫諸水杭愛卽康合之對音也然杭愛二字又卽古來瀚海二字之對音漢書稱瀚海又稱大幕漢書注謂瀚海爲沙漠唐人曰沙磧又謂之莫賀延磧又稱爲大患鬼魅磧五代稱沙陀今謂之戈壁無復瀚海之目然唐代尚有瀚海都督府之設卽以沙磧爲古瀚海相沿名之已成漢語此一帶沙漠最高之山漠北亦沿稱瀚海山北語轉變遂爲沆海今又以蒙古語翻譯則爲杭愛矣元史沆海二

字於漢語較近也外蕃輿地所在有之如唐人稱賀蘭山蕃語沿之今爲阿拉善矣漢書匈奴傳盧朐遼史沿之名曰臚朐河元史則變爲龍居河西遊記則又變爲陸局河矣凡諸山水既成漢名再轉蕃音遂同蕃語今略考尋史傳釐厥舊名俾碩學通材相說以解世多博雅或無譏焉

往來相逐間破乃蠻人將這裡騎破鞍子白馬的人拏了其說原來達達的馬瘦

本紀曰時我隊中羸馬有驚入乃蠻營中者太陽罕見之與衆謀曰蒙古之馬瘦弱如此今當誘其深入

然後戰而捡之。

隨後太祖大軍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朶歹扯兒必對成吉思說

即前文四卷命其總管家内人口之多歹也是時設六等扯兒必命爲之。

咱人少遠來，可只於此牧馬，多設疑兵，將這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布滿，夜令人各燒火五處，彼人雖多，其主輭弱，不曾出外，必是驚疑，如此則我馬已飽，然後追彼哨望的，直抵大營，乘其不整，必然可勝。成吉思從其言，乃爇哨望的，果自山頭看見，說只道達達每少，如何燒的

火如星般多。就將先拏住得人馬送去對塔陽說達達軍馬已塞滿了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了。想是每日增添只見夜間燒的火一如星般多了。

哨望的去時塔陽正在康孩地面的合池兒水邊。

康孩卽上文康合兒合山。今杭愛山之對音合池兒水。今阿义河對音也。水道提綱曰色楞格河自喀爾喀西北杭愛山頂之西南大幹諸山發源東北流又東曲曲百數十里有阿义河南自呼普蘇古兒山之西北麓東北流來入之北岸有山疑卽元時和林上都地。山水迴合。西十四度一二分極四十九度三分。

所稱阿又河當即合池兒水也。

聽了這言語，使人與他子古出魯克說。本紀太陽罕子屈出律罕，即此古出魯克對音。遼史天祚本紀，乃蠻子屈出律，即乃蠻塔陽罕子。又元史抄思傳曰，乃蠻其先泰陽為部主，祖曲書律，父僦溫，則又以古出魯三字為曲書律。

達達每馬瘦燒的火如星般多，其人必衆。人曾說達達每剛硬，眼上刺阿不轉睛，猶云不目逃。腮上刺阿不躲避，猶云不膚撓。合若與他連兵，後必難解。見說達達的馬瘦，陷教百姓起了，越過金山。

金山即前文六卷之阿勒台山也亦作阿爾泰又作阿勒坦西域水道記曰漠北大山曰阿勒坦山譯言金山也山頂極四十八度七分西二十二度二分其尾極四十六度五分西二十度四分西遊記曰傍大山西行鎮海相公云乃滿國王亦曾在此爲山精所惑食以佳饌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能行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懸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

整搠軍馬誘引著他行比至金山他瘦馬之了我肥馬

正好.然後復回與他厮殺.可勝麽道.古出魯克聽了這話.說那婦人塔陽又是怕了.達達每多從何處來.多半與札木合一同在這裏有.

謂韃靼之族.同札木合各分其半.時札木合敗後投奔王罕.王罕敗後又投乃蠻.故有泰赤烏人也

我父塔陽.於孕婦更衣處（猶云長於阿保之手也）牛犢喫草處都不曾到.（猶云生於深宮之中也）如今怕了.說這等話.教使臣卻說.將去塔陽.聽得兒子比他做婦人說.有力有勇的古出魯克厮殺時休將這等勇來弱了.其臣豁里速別赤說（本紀作火力速八赤）

你的父亦難察必𠺕格在前於同等敵行男子的脊背馬的後胯不曾教見

言有進無退故馬尾人背不使敵人見之

如今你如何又早先怕了早知你這般呵你母古兒別速雖是婦人教管軍呵倒中可惜可克辭兀撒卜剌𪐞老子

乃蠻名將嘗擄王罕桑昆妻子者也戰敗則死故曰可惜

咱軍的法度好生怠慢莫不是達達的氣運來了

達達謂太祖也言塔陽恇怯必敗豈非天命有歸也

總式按豁里速別赤激太陽接猶與古小說兒之說正同遂以致敗忽非先見

歎息說罷於馬上打著儕倘另去了。

秘史言豁里速別赤先見。

塔陽聽了那話怒著說人死的性命辛苦的身軀都一般您那般說呵咱迎去與他廝殺遂順塔米兒河

會典圖說曰塔米爾河出中左末旗東南山東流南北合數水經右翼中右旗察罕鄂倫河出其西山東北流來會又東經額魯特前旗入土謝圖汗部界入於鄂爾坤河水道提綱曰他米勒河亦曰塔米爾河有南北兩源南源出杭愛山北麓在鄂勒昆源之西三澗合而東北流有西北流二水皆會又東北始曰

他米勒河又北而會阿索郭特河皆杭愛以北水也又東北受諸水又東北與北源會北源出枯庫嶺東麓在杭愛山西北三百里三淵合而東流又東北會三水始曰他米勒河又東瀦為台魯勒倭黑池廣數十里又東流有察罕烏林河自西北來會其南岸即布拉干北山也既郎和甯又東北百數十里而南源自西南來會又東曲曲百里折而東北百里會鄂勒昆河此水兩源俱五百餘里始合又二百里入鄂勒昆自杭愛山以北枯庫嶺以東諸泉皆滙入焉

渡斡兒豁水

即鄂勒昆河之對音也前文三卷作斡兒洹

至納忽山崖東邊

水道提綱曰鄂勒昆河又東北流折正北循庫庫齊老台山西麓經西里布里都地之蘇都池東又北受西來一水折而東北又東經納鄰庫勒墨地南受北一小水又東北至山麓又東經都闌哈喇地北出山有哈兒渾木克河自東南來會山即庫庫齊老台山之麓此山自南而北折而東長二百數十里當鄂勒昆東南岍其東有溫泉今按渡斡兒豁則必在水之東南有山處為納忽山崖所在納鄰庫勒墨地似納

庫郎納忽對音。

察乞兒馬兀惕地面。成吉思哨望的。望見乃蠻軍馬。成吉思整治軍馬排陣了。自做頭哨。教弟合撒兒主中軍。斡赤斤管從馬。於是乃蠻軍馬。卻退至納忽山崖前緣山立住。成吉思哨望的。隨即將乃蠻哨望的。趕至山前。

彼時札木合亦在乃蠻處。

王罕敗後。西依塔陽。

塔陽問那趕來的。如狼將羣羊。直趕至圈內。是甚麼人。札木合說。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養的四個狗。曾教鐵索拴著。那狗是銅額鑿齒。錐舌鐵心。用鐶刀做馬鞭

飲露嘶風厮殺時喫人肉如今放了鐵索垂涎着喜歡來也四狗是者别忽必來者勑 蔑速别額台四人塔陽說似那般呵離得這下等人遠者遂退去跨山立了又問那後來的軍如喫乳飽的馬駒繞他毋喜歡般來的是誰扎木合說他是將有槍刀的男子殺了剝脫衣服的兀魯兀愓忙忽愓二種人塔陽說既如此可離得這下等人遠者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如貪食的鷹般當先來的是誰扎木合說是我帖木眞安荅渾身穿着鐵甲似貪食的鷹般來也你見麼您曾說若見達達時如小羖攊羔兒蹄皮也不留

北齊書河間羖攊飛上天羖攊二字本此

洪皓松漠紀聞曰北羊有角者百無二三味極珍善牧者每羣必置羖攊羊數頭仗其勇很行必居前遇水則先涉羣羊皆隨其後以羖攊發風故不食原注云羖攊音古力北人訛呼羖為骨按羖攊小羊也骨愞易嚙故可吞噬不留本紀曰札木合從太陽汗來見帝軍容整肅謂左右曰乃蠻初舉兵視蒙古軍若羖攊羔兒意謂蹄皮亦不留今吾觀其氣勢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遁去

您如今試看塔陽但說可懼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多軍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訶額侖母的一個兒

此數盡殊不知何如

子用人肉養來身有三度長（伸手爲度度約六尺是丈八也）喫個三歲頭口披三層鐵甲三個强牛拽著來也他將帶弓箭的人全嚥阿不礙著喉嚨呑一個全人阿不句點心怒時將昂忽阿的箭

昂忽阿人名蓋力士能以强弓射箭殊常故其箭名昂忽阿箭下文客亦不兒語意倣此

隔山射呵十八二十人穿透人若與他相鬭時隔著空野用客亦不兒名的箭射阿將人連甲穿透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生得不似常人如大蟒一般名字喚故拙亦合撒兒

拙赤家古語大太子也合撒兒太祖同母長弟
塔陽說若那般阿咱可共占高山上去立了又問那後
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訶額侖最少的子名斡赤斤
元宗室世系表烈祖神元皇帝五子長太祖皇帝次
二搠只哈兒次三哈準大王次四鐵木哥斡赤斤所
謂皇太弟國王斡嗔那顏者也次五別里古台王案
搠只哈兒即拙赤合撒兒斡赤斤即斡嗔那顏
他性懶好早眠遲起多軍馬中他也不曾落後了於是
塔陽遂上山頂立了
札木合遂離了乃蠻將對塔陽說的話教對成吉思說

塔陽如今聽了我說的話，已是驚得昏了，都爭上高山頂上去，並無厮殺的氣象，我已自離了他，安答你謹慎者，那日太祖見日色晚，圍著納忽山宿了，其夜乃蠻欲遁，人馬墜於山崖相壓死者甚衆，明日拏住塔陽

本紀曰，帝與乃蠻軍大戰至晡，禽殺太陽罕，諸部軍一時皆潰，夜走絕險，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餘衆

恐降，

其子古出魯克因不在一處，得脫身，領些人每走出，見軍追及，就依塔米兒河，要劄營不定，又走了，襲至阿勒台山前，

西遊記曰抵金山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約行二百餘里達沙陀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餘里東西廣袤不知其幾千里古之戰場凡疲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于是遇天晴晝行人馬往往困斃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夜行天氣黯黑魑魅魍魎爲祟牛馬乏皆道棄之抵陰山前三百里和州沿川西行西即鼈思馬大城此大唐北庭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台宿輪台之東南望陰山三峯突兀倚天又至回紇昌八剌城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度沙場其沙細遇風

則流狀如驚濤作聚作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晝夜方出盞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際陰山之麓踰沙又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晨起西南行二十里有大池方圓幾二百里雪峯環之倒影池中沿池正南下松樺陰森眾流入峽奔騰洶湧曲折六七十里二太子扈從西征始鑿石理道刊木為四十八橋次及一程至阿里馬城自金山至此又西行四日至荅剌速沒輦水勢深闊截斷陰山乘舟以濟至一大山又西行度西南一山至回紇小城又西南過板橋渡河至南山即大石林牙其國

王邈後也。乃蠻失國，依大石，盜据其土，士馬復振。棨此記所言，即古出魯克西奔之路。塔陽之命，蓋在白骨甸大沙陀矣。

勢愈窮促，遂將他百姓盡收捕了。此時與札木合一同有的達達、札荅闌（札木合同族）、合荅斤（不忽合塔吉後）等種也都來投降了。

本紀曰：於是朶魯班、塔塔兒、哈荅斤、散只兀四部亦來降。按朶魯班、散只兒兩部不見於秘史。朔方備乘曰：都爾班山，俄羅斯設有卡倫，在齊雅爾河西、山西，其南與中國恰克圖接界。据此則都爾班與朶魯班

爲對音此部正在篾里乞部之北正巴爾忽眞之地面此爲脫黑脫阿所糾者也又朶奔篾爾干其後爲朶兒邊氏當即朶魯班部所自出以朶兒邊氏成朶魯班部所居之地今相沿稱都爾班山亦可考見矣散只兀部其源出於孛端察兒之兒不忽禿撒勒只其後爲撒勒只兀惕姓氏見祕史前文一卷大率諸部皆札木合糾集欲滅太祖其始稱合荅斤十一部落其後稱乃蠻十一部落者也王罕旣滅塔陽亦亡惟篾里乞及乃蠻又竄入回回欽察於是太祖極於所往竟成混一之業蓋亦有天意焉

延氏按前文亦難察云適婦人年少注以爲或塔陽之後母則太祖納之固無不可此注似宜

那裏將塔陽母古兒別速來。成吉思說你說達達歹氣息你如何卻來。成吉思遂納了。

案古出魯克於塔陽被戮之日。即能襲罕。元史稱屈出律罕者也。塔陽之母。有孫成立。計其年紀。即屈後母。亦當在知命之年。恐非可納。且元史后妃表凡三十九位號並無古兒別速。祕史之言。似近於誕。尋孟珙蒙韃備錄云。北使入於彼國。王相見。命酒同彼妻賴蠻公主及諸姬侍其坐。凡諸飲宴。無不同席。諸姬皆美色。四八乃金虜貴嬪。餘四八乃韃人。云則乃蠻被擄。乃是公主。其云國王。即太師木華黎。非成吉思

也當由傳聞之誤

那鼠兒年秋

此爲丙寅之前二年太祖是時未稱皇帝鼠爲甲子年也

太祖於合刺荅勒忽札兀刺地面

此今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地也西域水道記曰喀喇搭拉額西柯淖爾三源東源爲庫爾喀喇烏蘇河南源爲晶河西源爲薩爾巴克圖河皆注於淖爾亦曰布爾哈齊淖爾在安阜城北一百三十里極四十四度三十五分至四十六分西三十二度四十一分

至三十三度二十五分。東西百五十里。南北八十里。周四百餘里。冬夏不盈虧。戽水於岸。自然成鹽。伊犂之境是焉。仰給。故又曰鹽海。庫爾喀喇烏蘇河入自淖爾之東。晶河入自西南。薩爾巴克圖河入自正西。其北岸卽塔爾巴哈台境也。喀喇塔拉額西柯卽合剌荅勒忽札之對音。兀剌卽水也。淖爾卽腦兒。謂海子。

與幾兒乞的脫黑脫阿對陣。將他殺退。追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將他百姓虜了。脫黑脫阿同二子忽都赤剌溫帶幾個伴當走了。

按納牙亦那顏之對音也疑官名

忽都五卷作忽忽都合六卷作忽圖均一人也赤剌溫後文十一卷亦作赤老溫

初廣茂兒乞時豁阿思茂兒乞種人（前文三卷作兀注思）答亦兒兀孫（前文三卷或作歹亦兒兀孫）將他忽闌名字的女子

后妃表太祖忽闌皇后守第二鄂爾多

獻與成吉思來時路間被亂兵所阻當遇著巴阿鄰種的官人納牙

其源出於巴阿里歹據前文五卷作納牙阿為失兒古額禿之子文孝廟廷式云納牙諾延一聲之轉此官名也其說是矣

荅亦兒兀孫說這女子要獻於成吉思，納牙說咱一同將你女子獻去，你若先去阿，亂軍將你也殺了，女子也亂了，因留住三日，一同來獻與成吉思，成吉思因納牙留了三日，大怒着說仔細問了，號令他問間，其女子忽闌說納牙曾說我是皇帝的大官人，咱一同將這女子獻去，路間因有亂兵，所以留住，若不遇着納牙留住呀，如今也不知如何，且不必問他，若皇帝恩賜阿，天命父母生得皮膚全有，問我皮膚便了，納牙也說我只一心奉事主人，凡外邦得的美女好馬，要獻與主人，除此之外，別有心阿，便死，成吉思說忽闌的言語是，就那日將

忽闌試驗呵。果然不曾破污。因此成吉思甚加寵愛。將
納牙放了。說此人至誠。以後大句當裏可以委付。
為十卷封納牙中軍萬戶張本。

元朝祕史卷八

此可證甲寅寨集風馬牛不相及

初廣茂兒乞百姓時將脫黑脫阿子忽都的妻與了斡歌台

即太宗英文皇帝窩闊台前文七卷作斡闊台後文十四卷作斡歌歹

一半百姓反去將台合勒山寨把住成吉思命鎖兒罕失剌的子沈白領右手軍去攻

本紀曰蔑里乞復叛去帝至泰寒寨遣孛羅歡沈白二八領右手軍往平之又十七年夏避暑塔里寒寨泰寒及塔里寒皆台合勒三字之對音也

自去追襲脫黑脫阿到金山住過冬明年春踰阿來嶺去

阿來即阿林之轉聲也此今汗阿林山朔方備乘曰汗阿林在中國科布多西北乃金山西北大幹隨額爾齊斯河東岸以北者也其山南起科布多境層峯相接山脈向西北行其東麓有亭吉泊其西麓有色爾喀斯喀拉泊又西北有數水出東麓注鄂布河其西麓有大泊曰諾謨斯夸湖湖水西流入額爾齊斯河

適乃蠻古出魯克與脫黑脫阿相合了

本紀曰元年發兵復征乃鸞太陽汗子屈出律罕與脫脫奔也兒的石河上三年冬再征脫脫及屈出律汗按屈出律罕卽古出魯克脫脫卽脫黑脫阿之對音

於額兒的失不黑

本紀曰時斡亦剌部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至也兒的失河討篾兒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朔方備乘曰額爾齊斯河源出金山金山爲昆侖北支最大之幹故額爾齊斯河亦爲正北方最巨之川也一曰也兒的石河見元史太祖紀一曰葉兒

的石河見憲宗紀一曰也里的失河見武宗紀一曰額兒的失水見祕史一曰額勒濟斯河見水道提綱皆此水之異名也西域水道記曰額爾齊斯河二源一源爲華額爾齊斯河一源爲喀喇額爾齊斯河二河合爲額爾齊斯河西北流豬爲宰桑淖爾復從西北溢爲額爾齊斯河西北流又東北流達俄羅國界過托穆斯科又過鏗格爾圖喇又過森羅特城又折而西北流又東北流過狄穆衍斯科又過薩馬爾斯科又東北流與鄂布河合又東北流注北海案不黑者水之稱前文四卷斡列該不剌合同例

都兒麻地面根源行

案下文渡額兒的失水則都兒麻在河東可知前文六卷王罕將脫黑脫阿趕入巴兒忽眞脫忽木地面此即今俄羅斯託穆斯科對音在色楞格河之西額爾齊斯河之東蓋託穆河源所出之處故曰根源也且都兒麻急讀亦即託穆二字矣朔方備乘曰托穆河源出托穆斯科城東南山西流三百餘里逕托穆斯科南繞過城西又西北流百餘里注哈屯河哈屯河會托穆河又西北流逕格野斯歸城又西北流其下游與額爾齊斯河會似其地矣

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曰帝征太陽可汗射其子脫脫殺之脫脫之子火都赤剌溫馬札兒禿薛干四人以不能歸全屍遂取其頭涉也兒的石河將奔亦都護先遣使往亦都護殺之四人者至與大戰於蟾河廷式案脫脫非太陽汗子元史蓋誤

整治軍馬成吉思至其地與他廝殺脫黑脫阿中亂箭
死了其尸不能將去其子只割將他頭去
其子忽都及赤剌溫也
人馬敗走渡額兒的失水溺死者過半餘亦皆散亡於
是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去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畏吾兒地注云至元二
十年立畏吾兒四處站及交鈔庫又有柯耳魯地今
案委兀即畏吾兒合兒魯即柯耳魯兩處對音本紀
太祖四年己巳畏吾兒國來歸即委兀矣西游記輪
台縣又歷二城至回紇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兒來眾

部族及回紇僧遠迎回紇畏午皆委兀對音則其部
族在昌八剌城蓋卽元志西北地之彰八里也
至回回地西垂河行
垂河卽今吹河注見前文五卷元史速不台傳曰丙
子帝會諸將征滅里吉部速不台請行帝許之選裨
將阿里出領百人先覘虛實速不台戒之曰汝止宿
必載嬰兒具以行若挈家逃者滅里吉不設備大軍
至蟾河與戰獲其二將部主霍都奔欽察按蟾河卽
垂河之聲轉霍都卽忽都合勒之對音又雪不台傳
太祖十一年戰滅里吉衆於蟾河追其部長玉峪大

破之遂有其地

與合剌乞塔種的汰古兒罕相合了

本紀所云屈出律奔契丹卽此也乞塔卽契丹之聲轉此古兒罕卽西遼主葛兒罕注見前文五卷也讀史方輿紀要曰乃蠻在蔥嶺西南今按乃蠻當在金山顧氏云云乃古出魯克竄西遼以後其國在今塔什干故也西遊記曰陸局河又四程西北渡河有故城基址若新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二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

焉案記云云即此古兒罕地西使記曰過亦堵兩山
間土平民夥溝洫映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
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按此亦西遼也
元史劉興愛里傳初爲西遼闊兒罕近侍其云闊兒
罕即此古兒罕矣
蔑兒乞的忽都合勒亦剌溫過康里欽察種去了
今俄羅斯地也後文十三卷稱康鄰十一部落即此
元史不忽木傳曰世爲康里部大人康里即漢高車
國也欽察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欽察有斡羅
思後文十四卷又作乞卜察十一種百姓欽乞亦聲

轉也元黃溍康里氏先塋碑云康里古高車國也我太祖皇帝親征而略其地其國之近屬有二孤子曰曲律曰牙牙其母古麻氏賢而有識以二子置褚中負以橐駝而來朝則太祖已賓天乃獻於太宗曰此吾國之遺育也不可辱於奴隸敢以來歸幸它日爲天子使上憐而撫育之憲宗御極二子召入宿衛領昔寶赤扈從伐宋毋回康里而復來世祖入正大統給以土田俾居興和天城之大羅鎭毋後以子牙牙貴追封雲中郡夫人牙牙贈功臣上柱國追封雲中王元史土土哈傳曰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

以爲氏號其國曰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卽出曲出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世爲欽察國主太祖征蔑里乞其主火都奔欽察亦納思已老其子忽魯速蠻遣使自歸於太祖而憲宗已叩其境其子班都察舉族迎降元虞集句容郡王燕帖木兒碑曰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卽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風剛悍勇而善戰自曲年者乃號其國人曰欽察爲之主而統之曲年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太祖皇帝征蔑乞思火都火都奔亦納思遣使諭取之不從及我

師征亦納思口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忽魯速蠻自歸於太宗而憲宗受命帥師已至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茂乞思有功云云卽其地也

成吉思也回至老營此時沈白攻破台合勒寨（卽本紀之泰寒寨詳見上）將茂兒乞百姓盡行殺擄了又先投降的茂兒乞在老營內反了被在營內家人戰勝成吉思說教他在一處他又反就教各人盡數分了

那牛兒年（太祖稱帝前一年也歲在乙丑）成吉思遣與速別額台一個鐵車發襲脫（黑）脫阿的子忽都等去對說他與咱廝殺

敗著走出去了.如帶套竿的野馬.中箭的鹿一般.有翅飛上天呵.你做海青拏下來.如鼠鑽入地呵.你做鐵鍬掘出來.如魚走入海呵.你做網撈出來.又說你越高山.涉大河.可趁軍每的馬疋未瘦.行糧未盡時.先要愛惜.路間不可輕易圍獵.若要因獵做行糧呵.也要斟酌著.馬的鞦并閘環.不許套上.如此則軍每不敢走馬.若有違號令者.我認得的.便拏將來.不認得的.就那裏典刑了.可謹慎者.若天護助.將脫黑脫阿子每拏住呵.就那裏殺了者.再說當初我小時.被三種蔑兒乞拏我.將不兒罕山繞了三遭.這般有仇的百姓.如今又發言語去

了。我欲教你追到極處所以造與你鐵車。你雖離得我遠如在近一般行呵。天必護助你。

乃蠻莬兒乞被成吉思收捕之後札木合在乃蠻處百姓也被陷了。只有五個伴當同做劫賊因上倘魯山去

倘魯山卽唐麓嶺亦作湯努山。元地理志曰。謙州在謙河西南。唐麓嶺之北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回紇地。沃衍宜稼。水道提綱曰自阿爾泰頂東北大幹經千一百餘里又東百里爲湯努山甚高大西十八度三分極四十九度四分至五分

殺了一個羱羊燒喫喫間札木合說誰的兒子今日將

羝羊殺了燒喫說後五個伴當將他拏了送與成吉思札木合令人對成吉思說黑老鵶會拏鴨子奴婢能拏主人（老鵶爲人所賤惡以喻奴婢）皇帝安荅必不差了

言必有以處決不令政刑倒置也

成吉思說自的正主敢拏的人如何留得將這等人并他子孫盡典刑了着於是教當札木合面前殺了卻使人對札木合說我先曾教你做一處車轅你分離去了如今既又相合可以做伴但忘了時其提說睡着時其喚省在前你雖另行卻是我有福有吉慶的安荅若真廝殺時你卻自的心痛有來我初與王罕廝殺時你

將王罕的言語說與你我是一次有恩於我及與乃蠻厮殺你以言語將乃蠻驚動又是一次有恩於我將這言語對札木合說知道者

欲其知感而降也王罕事在前文七卷乃蠻事在八卷

既說罷札木合說咱年少做安荅時不可消化的飲食曾喫謂歃血不可忘的言語曾說謂盟誓因人將咱離閒所以分離了想起在前說的言語自羞面不敢與安荅相見如今安荅欲教我做伴當做伴時不曾做得伴如今你將眾百姓收了大位子定了無可做伴你若不殺我

呵似衣領上蝨底衿內刺一般反使安荅日間心不安夜間睡不穩

蟣蝨在膚芒刺在背使人不安札木合以合縱連橫之才欲舉十三部之衆除太祖以自王假若得志亦不能容太祖於臥榻終為韓彭之葅醢耳固已計之熟矣

你母聰明你又俊傑弟每有技能伴當每豪傑又有七十三匹騸馬我自小亡了父母（札木合父合荅安）又無兄弟（合荅安止一子）妻好說長話（婦有長舌蒙古亦有此語此似怨及孛兒帖喜新厭舊之讒）伴當不中倚仗為這般所以有天命的安荅勝了如今恩賜

教快死呵安荅得心安倘又教不出血死呵（謂賜令自盡）我死後於你子孫行永遠護助也者成吉思聽了這話說札木合安荅雖是另行不曾有真實害咱的言語是可以學的人他不肯活待教他死占卜呵又不入

蒙韃備錄曰凡占卜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鐵椎火椎之看其兆拆以决大事類龜卜也

他又是大名頭的人

札木合之權略次於項籍田橫而勝於袁紹公孫瓚

無緣故不可將他害了

殺之無名不足以服其心

有個緣故你對他說在前擲只〔即擲赤也元史每用此二字〕答兒馬

剌台察兒〔前文四卷作給察兒〕兩個的馬群相搶劫的上頭〔事在四卷〕

你特地謀反於巴勒渚納地面厮殺〔注見四卷答闌巴勒主惕〕趕入

我者剌捏地面的狹處〔前文作哲列捏〕教我好生恐懼如今教

你做伴你又不肯雖欲愛惜你性命也不能得了依著

你言語不出血教死者令札木合就那裏不出血死了

仍以禮厚葬了

成吉思既將眾部落收捕了至是虎兒年於斡難河源

頭建九腳白旄纛做皇帝

宋甯宗開禧二年丙寅金泰和之六年也本紀曰元

蒙文有集十係人名
宜補入

年丙寅帝大會諸王羣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於斡難河之源諸王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蒙韃備錄曰成吉思之儀衞建大純白旗以爲識認外此並無他旌幢今國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師則張云

封功臣木合黎爲國王命者別追襲古出魯克整治遼

達百姓除駙馬外復授同開國有功者九十五人爲千戶

成吉思說這駙馬并九十五千戶已委付了

元史諸公主表曰元室之制非勳臣世族及封國之

君則莫得尚公主。是以世聯戚畹者，親視諸王。其中又有功大的官人，我再賞賜他。命失吉忽禿忽（前文四卷作失乞刋忽都忽，四養子之一也）喚孛斡兒出木合黎等去。失吉忽禿忽說：孛斡兒出木合黎等功多如誰，又要賞他，我自孩提到你家內（見前文四卷塔塔兒之役），直至長成，不曾離了，我功少如誰。如今用甚麼賞賜我。成吉思說：你曾做我第六的弟，依我諸弟一般分分子。九次犯罪不要罰。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與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語，任誰不許違了。如有盜賊詐偽的事，你懲戒著，可殺的殺，可罰的罰。百姓每分家財的事，你科斷著。凡斷了的事，寫在清

冊上已後不許諸人更改

元文類六十七馬祖常撰月合乃碑曰國朝天造之始總裁庶政悉由斷事官元史百官志曰元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非有城郭之制國俗敦厚非有庶事之繁以萬戶統軍旅以斷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元史紀事本末曰太祖時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

失吉忽禿忽說我是最小的弟如何敢與衆兄弟一般分分子若恩賜呵於土城內住的百姓與我成吉思說從你自斟酌着要失吉忽禿忽既受了恩賜卻與孛斡

兒出木合黎蒙力克等教入來受賞賜

太宗紀曰六年以胡土虎那顏爲中州斷事官中州即中土胡土虎即忽禿忽益後事太宗朝之恩眷亦根源於此也

成吉思對蒙力克說你自我幼時作伴到今護助處甚多無如王罕父子賺我去時（事在前文六卷）若不是你止當呵幾乎陷入深水大火去了我如今想著那恩使我子孫也如何忘得今後坐時你當在角上坐或一年或一月議論了賞賜你直至你子孫不絕了

成吉思再對孛斡兒出說我小時有慘白色的騸馬八

匹被賊刼去我襲着宿了三夜與你相遇你便與我作伴一同襲去又過了三宿將我馬尋回來（事見前文二卷）你父納忽伯顔有家財只你一子為甚肯教與我作伴蓋因你有義氣在後我又喚你作伴你不曾違了（前文二卷）我被三種蔑兒乞逐入不兒罕山時你又與我一同甘苦（前文三卷）我與塔塔兒於荅闌揑木兒格思地面相抗着宿時（前文五卷）正遇着霖雨你欲我歇息披着氈衫立在我上不教雨漏直至天明脚只卻換了一次這是你豪傑的效驗

元史博爾朮傳曰戰於火赤兀里博爾朮縶馬腰間

踞而引滿。分寸不離故處。又嘗潰圍於克烈。太祖失馬。博爾朮擁帝纍騎而馳。頓止中野。與木華黎張氈裘蔽帝。通夕植立。足迹不移。茂里乞之戰。以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帝已還臥車中。闊博爾朮至曰。此天贊我也。元文類閻復撰廣平王玉昔碑。述其祖博爾朮事。與傳略同。元文類二十四元明善忠憲王安童碑曰。木華黎謚忠武。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號爲四傑。太祖戰失利。單走澤中。天大雪。忠武與博爾朮張馬韉蔽太祖。臥上起視跡。二人之足不移。

其餘的事業不可盡說你又與木合黎將合行的事助
我教行不可行的事諫我教止所以得到這大位子裏
如今你的坐次坐在衆人之上九次犯罪休罰這西邊
直至金山你做萬戶管者

程大昌北邊備對曰金山隋唐閒突厥阿史那氏得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陽 皇輿西域圖志阿勒坦鄂拉爲古金山在庫爾圖達巴西北三百里哈柳圖郭勒發源西南麓其迤東境峯巒層沓亘數百里爲北路名山之冠東爲舊藩喀爾喀蒙古諸部西爲準噶爾部張穆蒙古游牧記曰阿爾台亦作阿爾泰

今作阿勒坦蒙古謂金曰阿勒坦卽古金山也在科布多城西閻復廣平王碑曰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夫長位諸將之上首以武忠居右東平忠武王居左翊衛辰極猶車之有軸身之有臂電掃荒屯讎奠九土柱天之力競矣

成吉思再對木合黎說咱在豁兒豁納主不見地面

不見與必拉對音蒙古稱河也豁兒豁納注見前文一卷三卷

忽禿剌皇帝（卽卷一忽圖剌）歡躍的蓬鬆樹下住時天告你的言語明白上頭我自那裏想著你父古溫豁阿

元黃溍[illegible]仕神道碑曰五世祖木華黎從太祖皇帝滅克烈太祖即帝位以為左萬戶從破金入遼燕取征遼東西諸部授太師國王

元史木華黎傳曰生時有白氣出帳中神巫異之曰此非常兒也父孔溫窟哇前文四卷作古溫兀阿

對你言語曾說了來為那般如今教你做國王

元史百官志曰太祖十二年以國王置太師一員木華黎傳曰八月詔封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贈誓券黃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分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吾也兒契丹蕃漢等軍並屬麾下且諭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

坐次在眾人之上東邊至合剌溫山注在五卷你就做左手萬戶直至你子孫相傳管者

蒙韃備錄曰太師國王沒黑肋止有一子名袍阿美
容儀不肯剃婆焦只裹巾帽著窄服能諸國語元黃
溍拜住神道碑曰高祖孛魯嗣國王奉太祖皇帝命
攻西夏定河北平山東以功食東平郡贈純誠開濟
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
國王謚忠定此木華黎之子也碑又云曾祖覇都魯
從世祖皇帝伐宋追封東平王謚武靖此木華黎之
孫也碑又云祖安童事世祖拜尚書右丞相贈太師
追封東平王謚忠憲進封魯王考兀都台成宗時以
大司徒贈太師追封東平王謚忠簡追封兖王此木

華黎之曾孫元孫也碑又云王諱拜住泰定元年贈
太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至元三年進封鄆王子男
二人長荅剌麻碩理次因牙納碩理文宗賜名篤麟
鐵穆爾此木華黎之來孫耳孫也

成吉思再對豁兒赤說我年小時你曾說先兆的言語（前文四卷）與我辛苦作伴那時你曾說我先兆的言語若應呵與我三十個妻今已應了這投降的百姓內好婦人女子從你揀三十個

為後文禿烏惕反張本

再將三千巴阿里種

源出於孛端察兒次子巴阿里歹。豁兒赤即其後也。

又添塔該前文四卷作塔乞又作塔孩阿失黑後文十卷作阿失黑帖木兒札合敢不之廚子也二人管的阿荅兒乞種等百姓。前文八卷以一百只兒斤百姓與塔孩把阿禿兒後文十卷札合敢不以二百人與其女亦巴合為從嫁。太祖以亦巴合賜主兒扯歹。留阿失黑等百人做遺念此二人所管百姓所由來也。阿荅兒乞卷一前文作阿荅兒斤。其源出於合赤溫之子阿荅兒歹。

湊成一萬。你做萬戶管者。順額兒的失河水林木內百姓地面。

異域錄曰額爾齊斯河沿途俱林藪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榆叢柳櫻薁沿額爾齊斯河岸皆塔塔拉人居住間有田畝

從你自在下營就鎮守者凡那裏百姓事務皆稟命於你還了的就處治者